

晏文正

晏文正

写生散记

山东美术出版社

1989



晏文正 字兆庆，斋号“侧身楼”。1926年生，祖籍山东省濮县。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原青岛教育学院）教授、艺术系主任，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美术家协会名誉理事、青岛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青岛画院名誉院长、山东水彩画会名誉会长。绘画兼融中西，广涉水彩画及中国水墨写意画等多种艺术领域，水彩画《风雨栈桥》入选《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窗前》入选《中国水彩画》，《崂山明霞洞途中》受邀参展“中国百年水彩画展览”，作品曾在海外展出和发表。简历载《中国美术年鉴》及英国剑桥《国际知识界名人传》。

写生散记

晏文正

山东美术出版社

4.198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晏文正写生散记 / 晏文正绘. —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6.8

ISBN 7-5330-2203-3

I. 晏... II. 晏... III. 水彩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4651 号

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82098268 传真: (0531) 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顺河商业街 1 号楼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86193019 86193028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6 开 5.75 印张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自序

早年时常因公外出，教学之需也要外出写生实习。大江南北、锦绣河山，放情挥写是艺术家的本色。去外地写生就会有所选、所爱、所感，过后也不想效草木之无知，总想留下点记忆，就写上几句，偶尔有几篇见诸报端，既无先后，又不连贯。只是想写而已，原没有什么成集成帙的打算。

白发之年，赋闲之余找出来翻看，加上始末成文的片断章节总有不下30篇。敝帚自珍，又鼓起勇气继续写下去，这也是闲中偷忙，自寻其乐吧！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和行结合起来才能变成真正的学问，这两者我都不具备，这并非谦辞，“散记”中所流露出的浅见和寡闻就是明证。人生苦短，“雪泥鸿爪”也并非易事，以鄙微之所及，把数十年身临目睹的写生往事结集，洒点滴于江河而注入无际之大海，这已是我一颗平常心的莫大满足。

“散记”每篇一题，聚“散”成集；昔华今拾，文图相应，力求追忆过去的影子。外出写生颇似旅游拍照，但写生既要符合原貌，更应兼具神韵。求艺之道，“实则滞，虚则灵”，往往愈求其真，反而距神质愈远，游离于形神，缥缈于虚无，似乎难以捉摸，最终的答案还是要到“生活是艺术之源”中去找。“散记”既求记事之真，又不想写成简单过程的追述，有感而发才是心灵的自然流露，是否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自己水平的原因了。

时空之线把悲欢离合串联而成人生。从这点说，我珍惜这本“散记”，因为它有我的喜怒哀乐。从建国之初到上世纪末，它包含我大半生奔波的甘苦和艰辛。八秩已度，有生之年，我还想继续能写出下一册“散记”，上苍犹悯，当然最后也不是由我所能决定的。“散记”付梓，有赖于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的支持，特附笔谢忱。



◎ 目 录

自 序	3	烟台渔港	34
公园写生记	6	泉城济南	36
鲁南北千里行	8	北京行	38
泊九江	10	农村琐写	40
登泰山	12	海景漫谈	42
孔子故里——曲阜	14	乐山大佛	44
六朝古都——南京	16	太湖之晨	46
绍兴水乡	18	钱塘六和	48
西子湖即览	20	过皖南	50
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	22	《夜雨》谈	52
道教名山——崂山	24	山村记事	54
风雨栈桥	26	鸭绿江畔	56
流水人家——苏州	28	艺术·生活·我见	58
山水桂林	30		
黄山掠影	32	作品欣赏	60

公园写生记

五十多年前，青岛中山公园北面没有界墙，从太平山麓西行越过一段时隐时现的盘山路，到达一片高洼不平、杂草丛生的地带，就进入公园了。我青年时代常喜欢经这里进公园作画。如果天气好，站在山麓高坡上可以俯视郁郁苍苍的公园和远眺前海，我曾在此画过一幅视野辽阔的油画。

公园内除去4月的樱花时节熙熙攘攘喧闹几天外，平时游人并不多。我时常是在晨曦笼罩下来到公园，支起画架画荷红柳绿的小西湖，画被露水湿润的草坪和雪松，有时带着稚气的“自负”蹲在路旁画樱花路，或画串串累累的藤萝廊，总想把美妙的景物和色彩尽收入我的天地。即使迎着霜雪，顶着曝晒，画兴亦未稍减。解放前的日子，到公园作画给我郁闷的心境平添了几分乐趣，画艺也得到长进。

公园内有色彩艳丽的花园园，但我更喜欢画山林，树木以最富生命力的主题吸引着画家，我们可以从历来风景画中对树木的描写领略到画家的不同风格、个性与活力。

在公园的东北方向，经藤萝路北行约200米，顺山坡上行不远就是一片杂木林带，那是我常去的地方。春夏之际，阳光透过疏落交织的枝叶，泼洒成一片斑斑点点的闪烁世界，极像莫奈（Monet）、毕沙罗（Pissarro）的印象派油画。林深处小径崎岖、沟壑蜿蜒、流水潺潺，静寂幽深，落叶杂草在溪水上浮动，时聚时散，置身其中令人感到一种自然、归真的情趣。那时，我常整日在此席地而坐写生，画湛蓝的天空、闪光的树叶、莹澈的溪水，用笔触和色彩捕捉自然的灵性，像法国的柯罗（Corot）所说“画家用幻想家的眼睛”塑造属于我的理想世界。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工作之余我仍不时到这里作画，或带学生来此实习，我经常是在同一个地方反复地画数次、数十次，或画油画或作水粉，但更多的是画水彩。这时期我感到自己以往在表现体积和层次时缺少整体与和谐的眼光得到了锻炼，《林间幽径》、《小溪》和《山林》等都是这时期画的。

归途中我也时常绕到公园西边的小土坡处小憩，用附近溪水清洗一下画具，可是在欣赏夕阳中几株小树斜长的身影时，又会情不自禁地拿起画笔再画张“夕阳小景”之类的速写，现手头幸存的一幅《夕阳》已是唯一可供回忆的纪念品了。



1949 年于青岛水族馆



中山公园藤萝廊

鲁南北千里行

1959年初，我被暂调去济南，住在趵突泉前街山东省文联后院，与七十二名泉之首的趵突泉一墙之隔。夜深人静，会隐隐听到泉水淙淙的流淌声。这声音常使我联想到早在中学就读过的《老残游记》中“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佳句，联想到大明湖、千佛山，我多想能去画一画。但那时正集中精力赶绘建国10周年献礼油画，时间紧迫，哪敢分心别图呢！

想起另一次也是忙于一个政治性的展览任务，在强烈欲望的驱使下，我还是托词去了大明湖，画了两张水彩画。当时报刊上已时见批判“小桥流水”所谓不健康作品的文章，在那炙手可热的年代画风景也要担些风险的。陶渊明曾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欣赏自然之美乃是陶冶情操的高级精神活动，从古到今，又有多少文人志士都曾藉山河之美抒发爱国忧民之情。当然在形而上学风行时所发生的种种也就不足为怪了。

1971年，我随一个知青考察小组从鲁南到鲁北的千里之行，使我得以沿途搜集资料，当然也不放过画些风景小品的机会。从泰安辗转到了鲁西南的南阳湖，它是微山湖北面的邻湖，两湖相连，天光波影，清爽宜人。渔民们在湖中小岛搭起苇篷养鸭，因鱼草丰足，鸭肥蛋大，鸭蛋遍布小岛。我随渔民撑小船上岛并画了些速写，像水彩画《湖上鸭场》等，后来曾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

我们一路穿乡过县都是坐军用吉普，外面骄阳似火，车内也如烘箱，闷燥干渴令人难熬，每每停车稍息便忙于饮水、冲洗，许多场景多失之交臂。当时的中国农村仍是很落后的，多见田亩空旷、村树稀疏，农民的艰辛和汗水似乎被沉闷的大地所吞没。从美学角度看也缺少起伏与节奏，颇令人感到索然。但追溯历史，想到中国农民的疾苦和与土地的休戚与共，当可赋予其积极的含意。雕塑家罗丹说：“不应仅仅是线条色彩的匀称，要表达一种意义。”枯燥的地形描写和冷漠的抽象表现都缺乏热情，我们今天的艺术家应有所悟求，要表现农村深蕴的生机和勃发。从美术史可知，像勃鲁盖尔（Bruegel，尼德兰）、鲁伊斯达尔（Ruisdael，荷兰）及德国、法国等国的画家都曾以各自不同的地域性农村风景画激励过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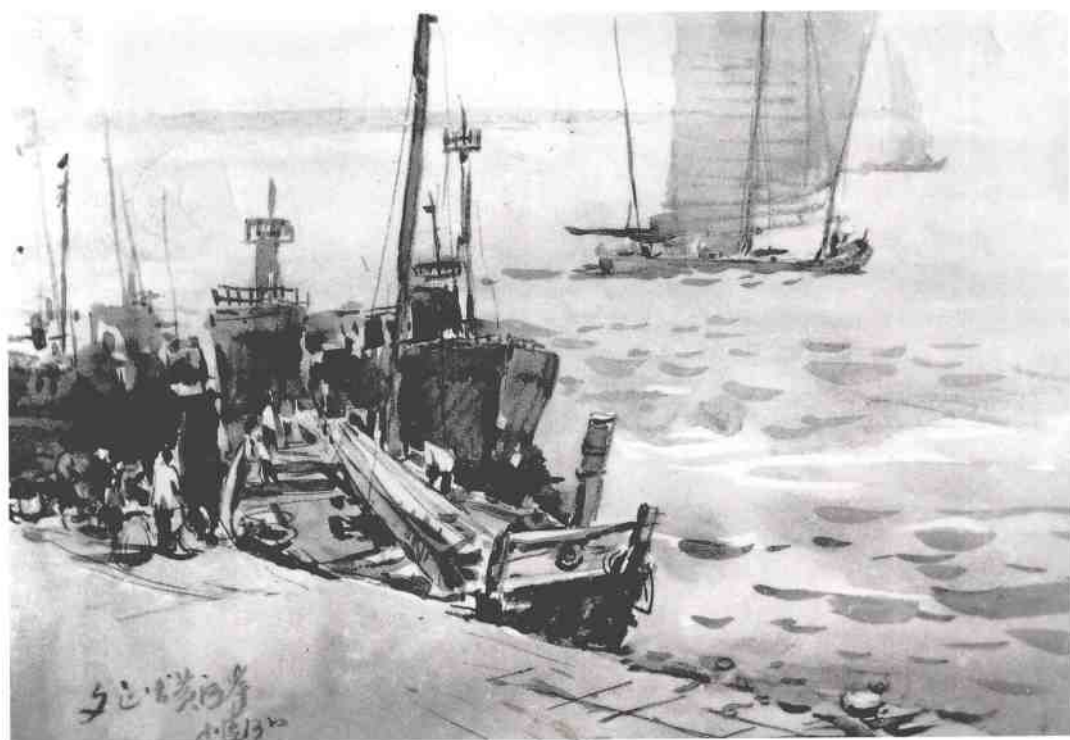
我青少年时多次经过黄河，黄水滚流，声闻数里，确有诗句中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黄河是中华民族之象征，置身其地令我神往，也构想如何能着力表现黄河的源远流长、壮丽、雄浑的气势。在多次速写中常把视点提高，取俯视构图，加强层次延伸感，有时铺色多以暖黄为基调表现黄河浩渺冥茫的真情实感。写生要有画家的提炼和独具匠心，不能只是简单的描摹。《黄河渡口渡口》、《帆影》等均是如此完成的。

羊角沟是小清河的人海处，是“黄河入海流”的一支。一到这小镇码头，海腥味呛得你呼吸困难。海鲜市场，熙来攘往，一片嘈杂繁忙的景象。因在此地不作停留，匆忙中只画了点炭笔速写。

这次千里之行曾为我的写生注入了淳朴民风的活力。



1971年在黄河岸边



小清河口

泊九江

1965年春，我由武汉返南京，乘江顺号轮船东下，宏伟的武汉长江大桥及烟囱林立、楼厦参差的市区已被远远抛在身后，逐渐进入空旷宽阔的江面，不由令人有种“离情空随江水流”的别绪。

汉口下游数十里即到达古城黄州，苏东坡谪居此地曾写了《赤壁赋》等名篇，现在虽不见“清风徐来”或“惊涛拍岸”，却感受到风涛烟雨、晓夕百变的气象。

黄石港背山面水，有驳船停靠，我急忙找出速写本画了幅炭笔速写。我曾乘轮船在长江往返多次，但在船上能完整地画成一张风景画是绝少的，主要因船速、天气等原因很难从容作画。为了携带方便以及能迅疾捕捉景象，我多用小速写本记录，至多添几笔色块以保留印象。为了保持即兴写生的新鲜感，我从不对其进行临摹加工，当然这并非反对依据素材进行再创作。

船近九江时，两岸阡陌纵横，烟村可望，江波浩渺，舟楫往返。长江的壮丽与黄河的雄浑相比更多了些江南滋润气息。滔滔江面不久即遥见九江塔影，以前经安庆时也曾画过“振风塔”远景的一幅淡彩。在我国各地都能见到各种塔，塔与我国宗教密切相关，已成为各地地史、地貌的纪念性建筑，有的已成为某地的象征。

九江是长江中游赣北重镇，庐山就在市南，九江港航运繁忙，帆樯云集，江岸店铺毗连，土杂店、旅社、货场、饭铺，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因船停港较久，我得以在船舷处画了一张九江码头的铅笔速写，因画幅稍大，归后我在此稿上涂色，成为一张铅笔淡彩，也多为报刊所采用。

去安庆途中，江道时宽时窄，两岸忽而山峦起伏，忽而平坡远野，有时云山苍茫，进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诗境。忽然江边一峰如柱矗立于一望无际的江面上，突兀险秀，隔江与岸对峙，船从中间穿过时可见山巅古亭，山腰亦有白墙青瓦寺庙，峭崖叠翠，奇幻称绝，此即“小孤山”。我迅速作炭笔速写，无奈当时船行甚速，倏忽而过，画虽未尽人意，但乃真情实景，是可供回忆的奇观。长江沿江景点甚多，一般写生都是焦点取景。我国古代以“江”为题材的画卷不少，像《千里江山图》、《长江万里图》等，都是全景式构图，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用散点透视法把富有特征性和形象性的景物组织在一幅画上，达到了“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的效果。这种具有丰富想象和浪漫艺术创作的方法是对世界绘画艺术的重大贡献。

这一段长江之行虽不及上游三峡的险峻、幻绝，我也没能获得什么“惊世”之作，但目摩心追，山山水水，造化之灵动，线条、色彩、江岸风韵在我心中回荡盘旋，潜修内省，艺术心境得以拓展是自然的。



1965 年在江轮甲板上



九江码头

登泰山

我曾数次上泰山，可登临岱顶却只有两次，而能看到日出也只有一次。我似乎记得在“壶天阁”廊内曾见到郭沫若因登泰山未能见到日出引为憾事的题匾。李白曾有“凭崖望八极，目尽长空闲”赞泰山之高的诗句。泰山有“四大奇观”，像观日出、望黄河、看云海等都要登上岱顶才能得见，这也是上天对勇于攀登的人的恩施。

1964年盛夏，我登上泰山之巅，为了看日出，半夜即起，日观峰上真有些高处不胜寒。我带了简便的画具，原打算能画一幅日出即景，可是日出时海天变幻，瞬息万端，而现场又昏暗，没有照明，难以作画，只得搁笔，日后想起总有点得失之感。

写生要尊重自然，应面对实景、实物如实描写，但条件之限常常也会约束你的想象和表现力。相比之下，中国写意画则有更多的自由，可以不必抄写眼前的东西。我联想到1961年在我省著名山水画家黑伯龙先生家中作客的一件往事。黑老素以画泰山闻名，他的画气势雄沉，飘洒自如，追求山水画的“神韵”，常说“貌合易，神合难”，他以泰山为题的山水是不可与实景去对照的。我乘酒兴闲谈中开玩笑说：“如果以你的泰山图当旅行指南，定会把人引进八卦阵，进得出不得。”我们都大笑。这次没能画到日出，下山前却赶画了一幅水彩画《云海》及两三小幅速写，亦算不枉一登绝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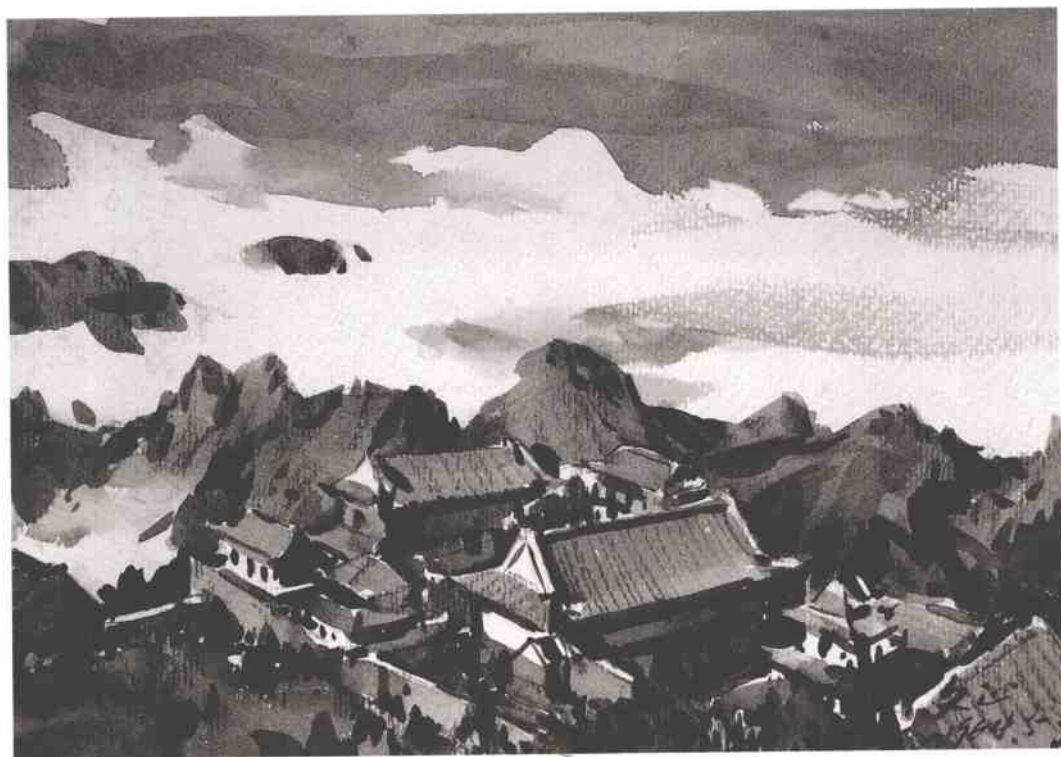
上世纪70年代后，我又去过泰山，同行的画家去了山顶，我只身在山下附近几个景区作画，先后去画了王母池、斗母宫、回马岭，又西去画过黑龙潭、普照寺等处。“经石峪”是很少有人画的，我独感兴趣。它是斗母宫东北山谷石坪上被称为“榜书之宗”的《金刚经》刻石，千余结体方直、有篆书余韵的隶书石刻大字露天平铺在大面积的天然石坪上，放眼望去，气势雄伟壮观。中国古代艺术受宗教的影响，不仅描写体象肌理，也表达内在理法。古代艺匠用他们的宗教虔诚和理想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幻象，令世人眩惑和崇拜，使人们相信物体形式中蕴含着力量和精神，隐喻天人一体、宇宙生命的观念和哲理。

从风景画的角度看，经石峪环境空寥，缺少节奏和层次，色彩也单调，并非是绘画取景的好去处，这恐怕也是少有人画的原因之一。我静观默想，从轮廓、结构推想这个硕大石坪的天造人意，它的体积、线条、色调都具有渗入其内的深刻含义，其外形下所透露的内在神理闪烁着民族文化的光彩。我不由凝神静心从不同角度反复画它，午歇时则到侧近的“流水亭”以零食果腹和小憩，置身于自然伟大艺术中令人心胸开阔，别有一番情致。在这里我前后画了约八九幅大小不一的写生，有的曾被报刊采用发表。

已有多年来去泰山，但游兴犹未阑珊，如余年有幸，仍希望能再度探访。



1968年在泰山一天门



岱顶云海

孔子故里——曲阜

1964年夏天，我与济南两位画家由临沂去曲阜。古道长亭，护城河里荷花正开，南门外摊棚过往，虽谈不上繁闹，亦可窥乡俗村上风情。由县委把我们介绍到孔府招待所住宿。

我第一次去曲阜是在1960年，因为由北京返回转道去的，那次只匆匆看了孔庙，在铺面冷落的街上走了一趟，总算填补了一下心理空白：生于齐鲁礼仪之邦未瞻仰孔圣故里，我想总是一件不小的憾事。再一次是专程带学生实习写生而来，而最近一次则是在1972年，当时因动乱心绪已被不安和疑惧所笼罩，何敢再有什么画兴、幽古之想！

孔庙是历代祭祀孔子的地方，自西汉以来，历代帝王不断加以修建，全庙有殿堂阁庑数百间，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古建筑群，古碑残碣，文物遗址丰富。大成殿是孔庙内主体宫殿建筑，黄瓦朱甍，斗拱交叠，前檐下10根深透雕蟠龙石柱，十分壮观。我认为用水彩画此景，一般情况应重在气象，不宜近取末细。中国绘画强调“意象”，画中殿堂楼阁多是程式化了的，像京剧一样，至于透视，比例已不是艺术欣赏的主要着眼点，而西方绘画则重“形”、空间、光色效果的真实。怎样使西方写实技法富有中国意味？经再三揣度，按此思路，我画了《大成殿》。杏坛为纪念孔子讲学处所建方亭，附近有传为孔子手植桧，我以湿法意写《杏坛》水彩画一幅。

孔庙和孔府院内老林蔽日，灰鹤野鸟成群在上面盘旋飞翔，有一次鸟粪飘落在我头上和画板上，虽感败兴，亦得生活体验之乐。听当地人谈起自然灾害时孩子们缘树掏鸟蛋，解了不少饥饿之苦。在孔府，见大堂上设虎皮太师椅、惊堂木、令箭，还有“肃静”、“回避”和金瓜、钺斧等，俨然官衙，颇令人感到有悖这位布衣学者——先师的形象。

孔林在曲阜城北约二三里，那次我带学生数人去写生，城郊古柏虬枝、神道绵亘，此处景色苍古，使我记起几年前曾见到意大利人利玛窦画的油画《秋遍京郊》的印刷品，虽西画风格，但树干、松针、房子等乃用中国毛笔所画，可能作者感到只有这样才够中国情调。供职清廷的郎士宁融合中西创造了新画体，恐怕也是他长期居住在中国而在艺术趣味和技法上的一种转变吧！由此又使我想到了中国油画的民族风格问题似不应该用拔苗助长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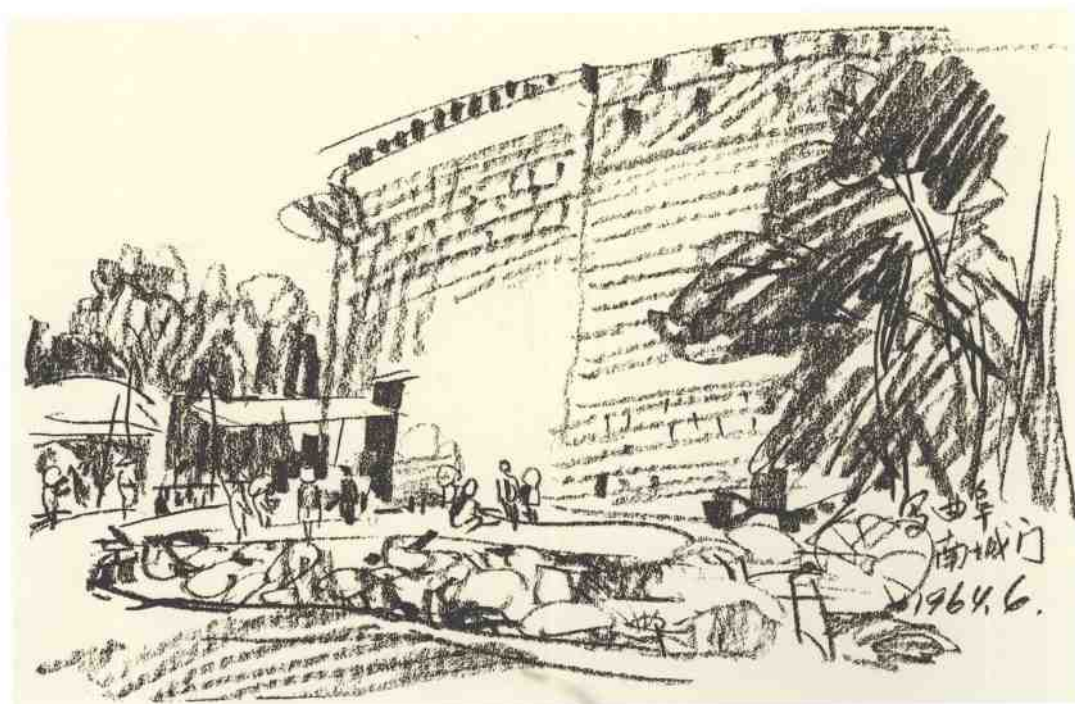
过洙水桥，甬道两侧石雕翁仲、角端、文豹端庄浑朴，附近松柏蓊郁，砖砌林道，金瓦朱墙，乃清幽之地。我在此画了一幅《孔林甬道》，既本着写实亦力求不失流畅的水彩韵味。我总认为外出写生要有记录性质，不能太随意。

前行不久到孔子墓，墓碑篆书“大成至圣文宣王墓”。“一部《论语》可治天下”虽成历史，但儒家学说已风靡全球，孔子已被列为世界文化伟人，老夫子可以在此方净土安寝了。我们在孔林寻了许久才找到《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墓碑，周围杂草野棘丛生，令人倍感凄凉，不免有世事沧桑之感。

虽已二十余年未再去曲阜，但几次去古城写生的印象记忆犹存。



1964 年在曲阜孔庙大成殿



曲阜南门速写